

新世纪 优秀散文选 上

中国散文学会主编 李晓虹 选编



2001-2006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新世纪 优秀散文选

中国散文名家精品选



2001-2006

中国散文名家精品选
新世纪优秀散文选

新世纪 优秀散文选 上

中国散文学会主编 李晓虹 选编



2001—2006

广东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世纪中国优秀散文选 (上): 2001~2006

李晓虹编选.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7-5360-5052-5

I. 新... II. 李...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8302 号

策 划: 温文认

责任编辑: 温文认 欧阳蘅

技术编辑: 易 平

封面设计: 黄珂展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台山市人民印刷厂有限公司

(广东省台山市北坑开发区)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7.5 1 插页

字 数 440,000 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00 册

定 价 60.00 元 (上下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21 世纪散文作家的精神走向

李晓虹

新时期散文在经历了 20 世纪 90 年代的发展繁荣之后，在新世纪的六年中，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发展势头如何？在编选中国散文年选的过程中，通过大量阅读报刊书籍上的散文作品，笔者形成了对散文创作情况的基本认识：散文并没有如一些评论家预言的那样走向衰落，而是在全民写作的氛围中，在实际的长进中孕育着新的希望。在内容上，对心灵与命运的叩问，对历史文化的人性发掘，对乡土与底层的关注，对亲情的深层表现，体现着新世纪散文作家的精神走向，也使散文创作拥有了众多读者。同时，由于散文所具有的文体特质，使其在信息时代得到了长足发展，成为创作数量最丰、作家队伍最庞大，在报刊上拥有版面最多同时也最受读者关注的文体。网络的发展尤其是博客的流行更带给散文以巨大影响，它打破了写作的门槛，解构了话语霸权，越过了评审环节，给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人提供了平台，可以说，有互联网的地方就有散文写作。散文真正成了无拘无束的自由之花，在中国大地的任何一个角落尽情绽放。

一、“撇去人生泡沫”，切入永恒主题

新世纪以来，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财富，同时也带来对人的心理和观念的巨大冲击，物质发达与精神匮乏之间的矛盾日渐

突出。人生处在一种极度浮躁和茫然的状态中，为生存忙碌，为物质享受奔波。许多时候，人们有意回避或无暇顾及精神问题，越来越做了物质生活的奴隶。但是，有意逃避的东西并未走远。人类生存痛苦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强烈了。人为什么活着？怎样才快乐？生的意义何在？这些问题始终存在，而在今天，对意义的探寻，对理想的坚守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个人主张，因为它是对物欲激增而精神衰减的状态的一种反抗，因而，增加了一些悲壮的色彩。

韩少功提出“进步的回退”。他说：“文学永远像是一个回归者，一个逆行者，一个反动者，总是把任何时代都变成同一时代，总是把我们的目光锁定于一些永恒的主题：比如良知，比如同情，比如知识的公共交流。……生活不过是一个永恒的谜底在不断更新着它的谜面，文学也不过是一个永恒的谜底在不断更新着它的谜面”（《进步的回退》）。因此，文学就不仅仅是一种职业，一个饭碗，对文学的执着就不是一种功利的谋生手段，而是一种坚守，是一种坚守中的进步。史铁生看到在一些作家那里，“写作变成潇洒，变成了身份或地位的投资”，变成“比赛、擂台和排名榜”的现象时，他重温了罗兰·巴特的一句话：“写作的零度。”他说：“写作的零度即生命的起点，写作由之出发的地方即生命之固有的疑难，写作之终于的寻求，即灵魂最初的眺望。”从这些生命的也是文学的元命题出发，不过问技巧，不去派什么用场的“诚实”地写，“安静”地写，“重新过问生命的意义”，“回到最初的眺望”，“去看那生命固有的疑难”（《想念地坛》）。张炜则把时代剧烈变动中作家的状态分为两种：一种是“山脉式的作家”，“世界对于他们是观察的对象，而不是跟从的依据”。他们“好比是山脉。不动，长存”。“另一种是流云式的作家，被风扯动，极易消散，形不成雨”。他欣赏“山脉式的作家”，希望“守住”、“不变”，“在独守独立的思索中向置身的这个世界发言，吐出了逆耳之音。环境问题，民主内容，人类技能的提高与精神萎缩的后果……冲破伦理的困惑，努力提高历史的理解力”（《方式和内心需要》）。

正是因为有人在物欲横流审美理想缺失的现实条件下，以文字守望精神高地，直接切入“生与死”、“爱与孤独”、“幸福和痛苦”、“活着的意义”、“时间和永恒”等元问题，把形而上的哲思文学化，以诗性的语言表述自己的生命意识，启发心智，净化精神，才使散文的艺术张力得以充分体现。

王开岭的《仰望：一种精神姿势》中执着于对星空的仰望并赋予其宗教的意义：“在我眼里，这不仅是个深情的动作，更是一束信仰仪式。它教会了我迷恋和感恩，教会了我如何守护童年的品行，如何小心翼翼地以虔敬之心看世界，向细微之物学习谦卑与忠诚……谦卑，人只有恢复到谦卑，生命才能获得神性的支持，心灵才能生出竹节的高度与尊严。”他从仰望中体悟人类的神性和诗意，但却遗憾地看到：“随着技术信心的膨胀和飞行工具的扩张，人们却变得实用了、贪婪了”，“星空”变成了领地，“爱慕”变成了“占有”，精神的星空被“彻底物理化”了，这实在是莫大的悲哀！

周国平的《走进一座圣殿》从圣埃克苏佩里的《要塞》中读出“生命的意义在最平凡的日常生活之中，但这不等于说，凡是过着这种生活的人都找到了生命的意义。”“人拥有了财产，并不等于就拥有了家园。家园不是这些绵羊、田野、房屋、山岭，而是把这一切联结起来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除了是在寻找和感受着意义的人的灵魂，还能是什么呢？”

南帆在《七尺之躯的空间》中面对人生的另一个难题：“七尺之躯需要多大的空间？似乎没有人说得清楚。”“东奔西走也罢，梦游八极也罢，突围也罢，守住也罢，我们至今还是不明白，哪一处是我们真正落脚和藏身的空间？”

刘烨园“穿越人性深雨的蛮荒”，感受“苍凉”之美。苍凉“只属于亲历的沧桑，属于几千年浸淫的血泊里，那和心灵一样无垠生长的柔暗青光——那是对苦难的珍惜，是葆有生命的完整和活力的根基”，“苍凉”是“擦拭人生青铜的冥冥之光”（《致苍凉》）。

詹克明从植物的生命过程中感悟生命的大道理：“生命必须包含等待，没有学会等待的生命就不具备生存的资格”，“对生命而

言，等待永远是一支瞄向‘发展’的满弓弦箭，它时时都在屏息静听，候望天命信号”（《生命需要等待》）。陈村在“年轻”成了“辉煌的卖点”的状态下体会“老”的意义：这时，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心中安泰”，“将人生的泡沫撇去，汤就清了”，“人的文化，由各年龄段的人共同创造，没人能划出一道界限，把线外的人一律忽略，称作废墟”（《人之老》）。卞毓方的《少女的美名像风》是一首忧伤的歌，少女本来是一溪清泉，一朵山间幽香的小花，因为美丽而出名，因为出名而成为一个街心花园雕塑的原型，却又因此而遭受中伤。这实在是人生的一个悖谬，少女应当对命运说些什么？潘向黎对于国人的求“变”之心与日本文化中“不变”的因素的考虑（《好的东西，都是不变的》），林夕将女性生活中的男性当作第五只轮胎（备胎）的形象比喻（《第五只轮胎》）都是以文学的方式思考着精神问题，渗入底里的总是那种人类长久守望的诗意。

二、在历史回望中探寻精神来路

如果说，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开创了新时期历史文化散文的先河，那么，新世纪以来，王充闾、林非、李国文、卞毓方、梁衡、李存葆、石英、刘长春、郭保林、杨闻宇、冯伟林、陈启文、王开林、李木生、张加强、筱敏、唐韵、素素、苏沧桑等一批作家的作品则共同构成了历史文化散文创作新的景观。

1990年代末以来，历史文化散文曾一度走入困境。这与一些作品存在的明显缺陷有关：一是作品中的历史叙述往往为知识所累，很难看到作者的情怀，本应属于背景的史料，因着作者的引述，反倒成了文章的主体，留给读者的想象空间很小，使人读起来难以喘息；二是缺少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化反省、灵魂撞击，缺乏精神的发掘。在不少文化历史散文中，看不到那种穿透历史，进入人性、人生和精神家园层面的精神思索。

近年来历史文化散文创作得到了新的发展。大量新作的接连问世给历史文化散文注入新的生机。对传统的回顾，对现代化的吁

求，对人性的思考，对传统艺术的整理和吸收，构成了作家们不同的写作路向，但在作品中，都表现了宇宙感与文化感、人生感的融合。如王充闾近年来的创作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分析探索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问题及其历史命运，表现出对独立自由的心灵世界的向往和对扼杀个性、制造奴性的封建统治者的明确的批判立场。王充闾 2002 年创作的《用破一生心》在人性深度上超过以往，作品重在写曾国藩的生存状态：他活得太苦、太累，他的痛苦来源于内外两界：一方面来自朝廷上下的威胁，位高权重的他终日陷于忧危之中，畏祸之心刻刻不忘。另一方面来自内在的心理压力，他要时时处处戴着人格的面具，一言一行都要维持高大而完美的形象，同样是临深履薄般的惕惧，从而形成了他的分裂性格。封建社会并没有先天地为有着宏伟抱负的曾国藩之流提供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实际政治权力，若要获取一定的权势来推行自己的主张，实现立功成名的愿望，就必须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俯首甘为昏庸君主、阴险太后的忠顺奴才，取得他们的信任和倚重；而这是以丧失人格和一己的独立性为其惨重代价的。通过对这类悲剧人物的解读，我们可以思考人生中的许多问题。之后，王充闾又接连创作了《他这一辈子》、《灵魂的拷问》、《人生几度秋凉》等作品，通过历史人物，解读人生，体现了思想的深度。

林非对中国文化的深入解读建立在现代意识之上，一方面，他渴望与古代那些心存高远、灵魂洁净的志士仁人对话，向着悠远的历史敞开心扉，寻求知音。《询问司马迁》、《浩气长存》等作品给这些遥想中的英雄注入血脉和生机，显露出作者的生命情怀和价值理想。另一方面，对于封建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主义始终进行着深入批判。《古代美女息妫的悲剧》不是仅仅讲述古代美女横遭楚文王霸占的悲剧，作者批判的锋芒不仅指向权倾天下、强取豪夺，为所欲为，蹂躏美践踏美的专制君王，更深刻地联想到我们经历的那个特殊的时代：更大的悲剧在于对人的灵魂的驱遣和精神的控制。《在卢梭铜像面前的思索》中，言在卢梭，意在对人类精神之路的深入思索。作者曾经被卢梭“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

中”，“如果没有平等，自由便不可能存在”的文字深深击中心灵，点亮理想之炬，但走过漫长的精神之路以后，却看到卢梭的局限：他把领导公民和国家的“主权者”理想化了，作者发问，“难道那些领导者在掌握了庞大的权力之后，一点儿也不会滋生出霸道与贪婪的念头来？况且是在消解了任何有效的保证措施之后，难道就不会开始走上假公济私和为所欲为的邪路？不会这样一步步地膨胀和堕落下去，成为说一不二和肆意压制别人的独裁者？”这些发问将读者的思索引向深处。《话说知音》中，作者一面感受着伯牙在失去钟子期之后的悲怆，但却想“唐突地劝慰他”，不要轻易放弃，只要坚韧地弹奏下去，一定会引出“第二个、第三个直至更多的知音”，在理解知音难觅的同时，呼唤更坚韧的“寻找”，其深意可能正在于此。

李国文从文人之死的角度切入知识分子问题。《司马迁之死》、《苏东坡之死》、《龚自珍之死》、《王国维之死》等作品从不同角度写出知识分子的命运。“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总是处于出世与入世，在野与在朝，又想吃，又怕烫，要不吃，又心痒的重重矛盾之中”（《李太白之死》），道出知识分子的矛盾心态。

近年来一些中青年作家的写作成为历史文化散文创作中一道新的风景。《墨海笔记》（刘长春）、《谁与历史同行》（冯伟林）、《傲骨禅心》（张加强）、《季节深处》（陈启文）等散文集显示了历史文化散文新的面貌。这些作者出生于五六十年代，大多从事与文学无关的工作，却都有扎实的传统文化功底和对文学的挚情，他们的创作为历史文化散文增添了生机。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一些女作家的创作。她们以“诗”与“思”结合的创作对历史文化散文进行了新的诠释。筱敏是一位有独立意识的作家，《人牲》中的“人”没有名字，像是大片大片没有名字的玉米，没有人注意他们的区别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忧伤他们生命的分量，他们生来就为献祭准备着，“他们必须不断地献上太阳的养料——人的心和人的血”，人牲看到“猩红的血从天阶顶端流淌下来，在每一级阶石上渗开，让每一阶石丰润饱满，而后一级一级向

下淌去，在每一个转角都开出一枝火焰之花来。漫空是腥鲜的气味，是生灵的气味。这是太阳神嗅之而心喜的气味，人性知道神是怎样为自己涂抹胭脂树红的了”。“人性”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存在，透过这样的文字，我们能够仅仅将眼光留在对史前文明的遥望吗？唐韵的《谁为暴力屈膝》受到关注，不仅仅因为作者描写了“这个”成吉思汗的生活经历、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他的杀人如麻及铁蹄征服世界的过程，更在于她的质疑：“为什么今天的人们把成吉思汗奉为‘最伟大的英雄’呢？”还在于她沉重的提问：“我们是否可以让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人们，为他们这种对暴力的向往和屈服，对生命的蔑视和践踏而感到耻辱呢？”庞天舒的《昭君的草原》、朱旭红的《西施是谁》，都对人们一直沿袭的历史看法提出质疑，重新解读久远的，但是能够给人以启发的历史生活。

三、在变化的时代表现苦乐人生

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都在发生着变化。表现变化着的现实生活，成为散文的重要内容。一些作家承载“五四”传统，关注底层历史，关注沉默的大多数，关注正在消失的乡村和乡村中不幸的人生，关注普通人身上表现出的美好品质。但言说姿态与“五四”时期的一代启蒙主义文学家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在他们的作品中体现的已经不是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重，他们已经不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是唤醒民众的“呐喊”，而是用理解和欣赏的态度感受那些还未遭到现代工业社会解构的处于自然状态的生活，从中发现那些让人心动的东西，或者感受在沉默中深藏着的苦难和快乐，或者发掘在苦难中仍保留着的闪光的精神。张承志的《与草枯荣》、冯秋子的《蒙古人》、韩少功的《月下桨声》、刘家科的《乡村记忆》、李登建的《短工市》、李雪峰的《回家的花朵》、阿贝尔的《一个村庄的疼痛》等作品自觉地与生活底层的普通人对话，近来，更有王十月的《寻亲记》，塞壬的《爱着你的苦难》从打工者的角度，诉说他们的真实境况，读来催人泪下。

近年来的城市生活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建筑在变，道路在变，生活节奏在变，心情在变，这些变化构成了新的“都市人生”。素素的《模仿的大连》、阿成的《城市寓言——走进哈尔滨》、刘元举《感觉城市》等作品，直接面对城市的变化，城市的特点；陈村的《上海的吃》、凌力的《平民美食》、莫言的《陪考一日》、南帆的《快》、韩小蕙的《什刹海滋味》等作品则呈现城市生活中的不同侧面，反映现代人的生活节奏、生活情趣、生存焦虑等千般滋味。

一批军旅作家创作了许多反映军人生活的作品。王宗仁的《烟坟》、王宏甲的《腰铃声声》、凌仕江的《一个人的哨所》、刘烈娃的《长发飘飘》、杨献平的《巴丹吉林的个人生活》、宁明的《大海有多高》等作品从不同的侧面反映部队生活，多元的、散漫的、没有聚焦点的状态为军旅散文向个性化、多样化，向生命本体的回归提供了条件。

也有一些作品走向平凡与普通的人生状态，关注凡人小事，关注现代人的世相与心态。这些作品内容大多无关宏旨，谈论美食、品茶、饮酒、垂钓、狩猎、种花、养猫、养狗、衣着、花鸟、起居、雅趣及语词、典故、音乐、民俗、读书、赏乐、看画、收藏等等，已经遍及各类刊物报纸。有的报刊甚至开辟专栏，大量地披载闲适性的小品，力图在此种悠闲的情趣中消解烦恼，获得沉醉休息的片刻，从而为处于商品社会激烈竞争中的人们，提供一片宁静的憩息之地。如徐坤的《短信息的狂欢节》、贾平凹的《看世界杯足球赛》、陈染的《家居琐记》、林希的《走路》等作品读来各有生趣。

四、在心灵隔膜中呼唤人间挚情

人间挚情是文学作品永远的主题，一直受到读者的喜爱。尤其是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外在压力不断增加的现代生活中，人们有时会从心底产生对亲情的珍视。散文帮助人们重新唤起那些美丽温

情中带着感伤的东西。近年来，表现亲情、友情、爱情的情感类作品佳作颇多。一些作品是进城的儿女思念远在乡间的父母，其中有对童年生活的记忆，有对父母一生辛劳的感恩之情，也有对乡间习俗的切身感受，这类作品大多写得深沉而有沉甸甸的情感分量。因为这类题材不可重复使用，将一生的体验置于一篇并不很长的作品中，而且隔开了时间的薄雾回头看去，再加入成熟后的作者的思索和复杂的人生感受，就更增加了感染力。还有些表现亲子之情的作品，在远行送别或朝夕相依中闪烁出至情至性的火花，写得亲切动人，催人泪下。像这样选取了各不相同的角度，很独特地切入自己挚爱的方式，有的活泼灵动，有的深沉而耐人寻味。除此以外，也有表现现代社会中父母与儿女之间的隔膜、摩擦与怨恨……这类作品很受关注，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最不容易绕开的话题：永远的爱与痛。

阎纲的《吻我女儿的前额》中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感写得淋漓尽致，是近年来最受关注的至情的文字。柳萌的《永远的愧疚》中忙碌的儿女不能报答母亲深恩，甚至母亲临终也未能见上一面，这种愧悔在快节奏的现代人心引起共鸣。朱寿桐《从俗如流》表现在乡间祭奠母亲的庸俗仪式中的复杂心情：一面是无奈，一面也似乎想从中得到一点心灵的安慰。王兆胜写尽三哥一生的沉重：“如身陷泥淖，似泰山压顶，若心在暗夜，永无光亮可言”（《三哥的铅色人生》），读之让人感叹，世间有多少这样背负苦难走过一生的普通人，多想想他们，我们便不会让自己的心在现实的享乐中漂浮起来。

公刘的女儿刘粹的《诗在你在——接父亲回家》、孙犁的女儿孙晓玲的《摇曳秋风遗念长》、臧克家的女儿臧小平的《短巷情长》、沈从文、张兆和的孙女小红的《奶奶在花园》以大量的生活细节表现着这些文学家的动人之处。

散文收获很多，但也存在明显的问题：首先，散文的文体意识正逐步淡化、泛化，散文已经彻底地从书斋中走出，完全撕去其神秘的面纱，成为一种不折不扣的公共话语形式；散文的写作空间无

限扩大，谁都在写，谁都在诉说；各种各样的文字都以“散文”相标示。其结果是淡化以致抹杀了散文文体的规定性，只要不分行，就是散文。散文作品铺天盖地，充斥于报刊的各个版面。这固然反映了文学的繁荣，也是文学大众化的一种标志，但它所带来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而泛化的结果，必然是对散文内在规律的颠覆。

其次，在散文创作中，庸俗化倾向亦是不容忽视的：高尚与低俗并存，潜心创作与任意恶搞同在，以美为美与以丑为美激烈拼争。当前，一些文章注入了太多的游戏成分，充溢着水分和废话，内容稀薄，精神缺席；有的泡沫膨胀，淹没了散文诗性，粗糙、草率，缺乏美感；有的虚假造作，背离真实，使散文陷入信任危机。

再次，缺乏个性、趋向时尚化也是散文发展中的一个问题。置身于实利化、技术化的社会环境里，面对着物质、权力、市场对于人的主体性、独创性的冲击，显现出心浮气躁，个性迷失的趋向；特别是伴随着科技迅猛发展、智能化过程加速，文学写作方式、阅读方式发生剧变，各种传媒竞相追逐趣味的大众化，更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文学的个性、独特性、深刻性。反映在散文创作中，个性化缺失现象比较严重。追逐时尚，消解深度，使作品成为一种表象化、平面化的精神符号；强调话语表达的即时性和现场性，使作品成为快餐式的读物。在这种时尚化写作中，一些散文已不再成为作家表露自我意愿的特殊形式，成为作家人格精神的外露，而是一种旨在加强消费功能，以追踪时尚为乐趣，以迎合大众热衷时尚的心理为目的的文化经营行为。

总之，在散文风头正劲，甚至形成一种令人目眩神摇的文体“狂欢”的态势中，还应守护住散文的理性思索和诗性追求，坚持内心真实与对外在世界真实感知的统一，葆有悲悯心与道德底线等基本价值。

目 录

李晓虹 ◇ 21 世纪散文作家的精神走向	1
----------------------------	---

上 册

倾听生命行走的声音

王开岭 ◇ 仰望：一种精神姿势	3
周国平 ◇ 走进一座圣殿	6
史铁生 ◇ 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	15
张清华 ◇ 暮雨乡愁	19
张 炜 ◇ 我跋涉的莽野	23
李国文 ◇ 境界三帖	31
陈 村 ◇ 人之老	35
陈 染 ◇ 谁掠夺了我们的脸	38
刘烨园 ◇ 致苍凉	40
南 帆 ◇ 七尺之躯的空间	45
卞毓方 ◇ 少女的美名像风	50
池 莉 ◇ 生命是用来挥霍的	54
鲍尔吉·原野 ◇ 无言聆听	59
廖华歌 ◇ 倾听生命行走的声音	66
林 夕 ◇ 第五只轮胎	69
詹克明 ◇ 伴月	71

王本道 ◇ 生命之河	79
凸 凹 ◇ 风声在耳	82
潘向黎 ◇ 好的东西，都是不变的	85
许松涛 ◇ 目标	89
王 族 ◇ 一路仰望	91
曾明了 ◇ 忠诚于自己的漂泊	100

人生几度秋凉

韩少功 ◇ 万泉河雨季	106
王充闾 ◇ 人生几度秋凉	117
卞毓方 ◇ 胡耀邦：金色细节	132
周同宾 ◇ 饥饿中的事情	138
朱大可 ◇ 1967 年的鸡血传奇	149
王宗仁 ◇ 太阳很红，战友倒在雪山上	156
潘旭澜 ◇ 漫天飞雪	164
筱 敏 ◇ 衣装的枯河床	167
贾平凹 ◇ 《秦腔》记	174
李存葆 ◇ 钻石与命运的对话	182
魏 微 ◇ 1988 年的背景音乐	191
熊育群 ◇ 脸	196
王建中 ◇ 抱愧忠烈祠	205
李 辉 ◇ 在冬天，怀念梅志	214
周 明 ◇ 隔海相望的友情	218

刘家科 ◇ 任何生命都是不能随意忽略的	223
桑 麻 ◇ 1992 年的暴力	230
王宏甲 ◇ 腰铃声声	235
赵 玫 ◇ 谁说不是完美的告别	240
马步升 ◇ 粉红色的目击	244

带着村庄上路

刘亮程 ◇ 先父	249
蔡 翔 ◇ 底层	258
谢宗玉 ◇ 一个夏天的死亡	268
张大威 ◇ 消逝的村庄	276
韩少功 ◇ 月下桨声	290
朝 阳 ◇ 丧乱	295
刘家科 ◇ 一个村庄与另一个村庄	307
李登建 ◇ 短工市	315
巴音博罗 ◇ 哭嫂	318
郭文斌 ◇ 点灯时分	322
郭 红 ◇ 我不知道.....我知道	326
李雪峰 ◇ 回家的花朵	331
邵志鸿 ◇ 父亲和他最后一茬麦子	334
阿贝尔 ◇ 一个村庄的疼痛	339
莫 言 ◇ 卖白菜	344
卢年初 ◇ 带着村庄上路	348